

韓文起

碑銘

卷五

韓文起卷之九

姪應運興之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全校

南海神廟碑

男 沅芷之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

海之敘

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

來致敘古

考於傳記而

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

海神位號按山海經

云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註云火神也疑

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

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

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謂視其饗飧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此古禮也

今王亦爵也而禮海

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玉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

從王爵

由是冊尊

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

叙南海神加號

因其故廟易而新

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

敘廟地險遠

常以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

敘本朝致祭舊例

而刺史常節度五嶺

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

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

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

敘向來刺史不親祀之故

故明宮齋廬上雨旁

風無所益障

不堪齋宿

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邊豆

不堪具獻

薦裸興

俯不中儀式

不堪表誠

更滋不供

執事者稀

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

害

神不歆而降殃○已上層層說入刺史不親祀致褻海神貽害民生總為一大段

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

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

殿鎮也○孔公名殘

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

暴

點出孔公本領欲敘其事神必先敘其治人乃作文不易定體此二句亦是一篇眼目

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

京師至更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

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

廟下以供晨事

誓羣有司欲親往之詞視冊所署且述冊中之文明其當十分鄭重

明日更以風雨白不聽

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與上委事於副對看公遂陞舟風

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舟行安省牲之夕載陽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概稠密也○宿廟下之景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廟供

晨事之景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與上更滋

牲肥酒香尊爵淨潔與上牲酒膚酸四句對看降登有數與上薦裸興神具醉飽海之

百霽祕恠慌惚畢出蜿蜒蛇蛇來享飲食與上神不顧享對看且寫出神

洋如在意中想出祭已畢闔廟旋艦祥飈送驅旗纛旌麾飛揚瞻謁鏡鼓朝轟高管

噉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追引導乾坤倪軒豁呈露

軒高也豁平也乾坤乃天地之性情天高地平而性情之端倪出現極言其精明之意此歸舟之安也○又寫出海洋中風日佳景神靈擁護亦是

從孔公祭則受福意中想出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與上盲風怪明

年紀歸又度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

與上明宮齋廬二句對看○碑文原為治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

歲乃大和奎艾歌詠又點兩年紀事○已上敘孔公獨能親始公之至盡

紀且治廟見其事神以誠總為一大段

除他名之稅

免雜徵

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

汰冗役

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

為帥

絕相餽

燕享有時賞與以節

省廉費

公藏私畜上下與足

留心經費之效

於是免

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

不能償皆以丐之

蠲舊欠○疑此項向屬刺史動支不歸內帑者

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

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

厚官屬懲不率自不敢有犯

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

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

失時

恤遠人罪拏

刑德竝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

民既饒裕

官亦奉法非土著者又不使失所其效自然如此○已事神治人其可謂上叙孔公至廣州政績見其治人以明總為一大段

備至耳矣

總括全篇

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

碑為孔公作以叙入政績出於民之願是回護

法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

咏海神

即祀於旁帝命南伯

天子遣刺史祭

更愔不躬正自今

公

向委副獨公親往

明用享錫右我家邦

神享而災滅歲豐

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朝廷不輕委任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

公能治人以誠明事神以誠

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

樞當廣其澤於天下使主朝政也所戀
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祝其行而又留之以衆心也

林西仲曰題是南海神廟碑文却是孔公重修碑記不但記重修一事且純是孔公廣州德政碑也開手說南海神最貴本朝祀典最隆而前此奉行不虔亦為孔公作一反襯話頭次轉入孔公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分敘二大段備極贊揚即舟行致祭往返海洋鋪張許多異景總言其有誠必格雖寫神靈亦是寫孔公也若論廟碑正格末段許多政績不應一齊攙入故昌黎因於敘政績之前加耄艾歌詠四字末又云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是明明以稱頌之詞借百姓之意作個卸擔之法謂非恐涉于獻諛而然乎按孔公字君嚴孔子三十八世孫嗣為尚書左丞以老致仕公曾上疏請留及薨又為作墓誌銘皆敘其清正似亦可以當此碑之言而無媿若文之佳以排山倒海之力濟以敲金戛玉之韻尤不易得也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

在岳州湘陰北五十七里今湘陰屬長沙府黃陵山名相傳舜二妃葬處故以命名○點出廟

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

不知立自何代故曰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前古

地其文剝缺

點出碑

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

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

武帝末

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

年代題額

既與圖記互異而所立之人姓名

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

文又剝缺便伏下當別立碑之意

舜妃者也

風問博士以此為對出史記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言

湘夫人廟

而離騷九諷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

二明明有神

王逸之解以為湘

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

唐文粹及道字作返字

死沅湘之間

史記正義引列女傳云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沅湘之間因葬焉塚在湘陰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中疑即黃陵也

神廟神之說二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明明是堯二女為神郭璞疑二

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

以湘夫人非堯二女

廟神之說三

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

總斷一句起下○秦博士言堯之長

雖不全尚未盡謬故不駁

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尊無上故九誥辭

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則從其父而稱之禮有小

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此則本所當稱者○已上把湘君湘夫書曰

舜陟方乃死舜典篇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誤解陟方二字○唐文粹傳或

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又因傳有南方二字余謂

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書曰殷禮陟配天周書君奭言以道終其

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陟字之解現其下言

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

不得言陟方也方字若作南方則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

及而溺者皆不可信其已上把二妃從舜道死沅湘決二妃既曰以謀語舜

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史記正義引列女傳言舜完廩二女教以鳥工謂用

謂潛匿空旁出如龍從下昇也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居位以澤民宜常為

神食民之祭二妃自當為神不論其宜在何方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民為主神

韓文起

心所致敬則神自格亦不必論其死在沅湘○已上言二妃所以為神之故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

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屬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

禱之以渡湖江進禮而祈其冬移袁州刺史果得神祐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

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地梅腐瓦於刺史玉堪既修廟長慶元年刺史張愉

自京師往與愉故善此愉字當作余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

知有子名不可不立碑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已上言立碑來

歷

林西仲曰按公修廟致祭之時本欲再刻舊碑而銘其陰因舊碑多破落其文不可盡識恐失其實故作是文而刻石也全篇引証辯駁而以二妃有功于舜即有功于天下當得廟祀之意做個結局看來以謀語舜如列女傳所云烏工龍工之說亦未必不涉於荒唐故用既曰二字輕輕提過即倒入人之所敬即為神之所憑以明廟當修而碑當立不然無可歇手處也余嘗謂禹既攝位征苗書有明文巡守亦無不可相

代司馬涑水已辯之矣。因禮記有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之語。後人遂以
征苗巡守溺死沅湘。紛紛附會湊合。不知禮記亦出於漢儒補輯而成。
其中不無傳聞之誤。且以理揆之。即世俗三家村中。情癡婦女。亦斷無
年登百歲。猶奔馳七八千里外。追夫不及。投身波流者。況聖帝之佳配
乎。若孟子則云舜卒於鳴條。考鳴條岡在夏都安邑西北。所謂造攻自
鳴條者。舜都蒲坂與安邑俱屬平陽。帝記言河中有舜冢。河中即蒲州
也。此理有可信者。即呂覽路史皆謂舜葬于紀。紀去安邑僅兩舍耳。然
則山海經所載蒼梧山。帝葬其陽。丹朱葬其陰。恐彼地或別有一蒼梧
山。隨代異名。非南方之蒼梧亦未可知。不然何丹朱亦葬此乎。困學紀
聞云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載在方域志。雖未必非附會湊合。
總之舜無征苗巡守之事。則二妃之至湘水。自是不根。而世代荒遠。無
可考據。辯之亦不可勝辯。昌黎止用皆不可信四字作斷。省却多少。葛
藤。但為神之靈。可以無遠不至。原不拘定死葬於此方。得廟祀於此也。

非見理者不能道矣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先舉其相

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祀事不盛又其位所不屋而

壇擊動下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非不屋而以門人為配非佐享

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祀事獨盛句龍棄以功孔子

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言其所以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如堯

舜皆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

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于堯舜遠者此其效歟上文分出功德亦

有不同○已上敘孔子之祀當獨盛郡邑皆有孔子廟點出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

役于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修能

事○點出處州之廟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

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

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廟中之事畢又為置講堂。此又

于廟之外者教之行禮肄習其中。不役于有司矣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為博士弟子久

遠之計也正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應上祀事之盛句耆老歎嗟

其子弟皆興于學。不失其業矣鄴侯尚文其子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

先後可歌也已。贊鄴侯○已上敘修廟之有益于政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字。神指夫子生師所處亦窘寒暑。生師指博

士弟子○無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有廟有益揭揭元哲

有師之尊。揭揭高出貌元哲指顏子十哲以下及後大儒群聖嚴嚴大法以存。群聖指本朝天子言嚴嚴致敬之意

塑像圖壁自開元八年始言國像圖孔肖威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

家尊師重道大法至今存也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點出碑

林西仲曰此李繁至處州初政也若敘夫子之德從何處說起看他單

就廟祀上把社稷相形一番輕贊二語便轉入修廟來省却多少閒話

按繁為泌之子當陸贄坐貶後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盡數延齡過惡

以泌曾薦已使繁繕寫入疏繁徑以告延齡致延齡先詣上自解而城亦遂以得罪則繁洵姦人之黨史亦載其才警無行卒致以捕盜為舒元輿誣陷賜死大有玷于其父者矣碑中但言其尚文貫達古記絕無一字及其素行與南海廟碑之贊孔殲者迥別知公于此有微訛焉古人為文不肯輕假如此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栢翳為嬴姓國于夏殷周世咸有大功

二國世系同受封同立功同○借秦相形

起秦取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

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

已上言秦雖暫興而卒滅絕

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

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

說得八龍騎之西遊

即八駿

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

俱出穆天子傳

四方

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

依之如主奉之如神

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

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

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恐，鬪其民。始終出于仁義北走彭城，武源山下。今徐州

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

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其民亦始終賓祭駒王章禹祖孫相望。已

言徐偶亡而猶蕃昌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望

也。出莊子望人之腹句，此練字新闢處，與上文望字不同。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子，栢縣之緒非偏有。

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已上又將秦漢以後出仕之多寡，總結二國興衰之故，且起下文。衢州故

會稽太末也。衢在春秋時為越西鄙，故曰會稽。至秦則名為太末。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

偃王遺廟。龍丘今龍游縣，衢王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

几，研于會稽之水。衢州所以有廟之一說。或曰：徐子章禹既執于吳，徐之公族子弟

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衢州所以有廟，此又一說。開元初，徐姓二人相

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敘前番廟屋立碑，原出徐族起下達夫當新葺之意。

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

韓文起

侍郎其大父也

與廟相闕已久

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為民祈年思惟本原曰

故制狹樸下窄

粗陋低小也

不足以揭虔妥靈不足申敬安神也而又梁桷赤

白彫剝不治

椽方曰桷彫落也

圖像之威黜昧就滅黜深黑也舊藩拔

級夷

垣倒階平也

庭木禿缺有既植而無枝葉者有未植者祈咎日慢祥慶弗下

州之羣吏不獲陰庥余惟遺紹而尸其上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

有其力而不以修廟神罰其可免乎

已上皆達夫之言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

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

脩葺致祭同宗鄉人皆以次序應命

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

厲穀果完實

應上視農句見神之靈

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

歸而饒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綿秦鬼久飢徐有廟存

以秦互較逼出廟字婉婉偃王惟道之耽

以國易仁為笑于頑

耽樂也

不仁者未有自初擅命虎吞諸國而專擅天命其實幾

姓

姓子姓猶言世也

歷短詈長有不償亡歷與曆同二世而亡故曰短為課其利

害孰與王當

又互較總上文

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指衢州立廟之始言

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名公巨人多徐姓唯臨茲邦廟土實守指為衢州堅嶠之後

達夫廓之堅嶠疑前刺史二人之名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祔合食于祖父也言王有廟自此至萬年有奉之如新祔

者王孫多孝世奉王廟指奉祀王廟之人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發號施令不苟盡惠廟民

不主于神恩及于立廟之地人民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

城廟事時脩舉也仁孝振聲歲時舉祭亦所以宜寵其人以及後生惟其仁孝若此

神益當加庇併及子孫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亢敵也王死于仁彼以暴喪仍以秦相文

追作誄刻示茫茫以此文追稱其行實使茫茫千古知死同而仁暴之報異可為法戒作誄應上始附句妙

林西仲曰穆王去成康未遠無桀紂之失德因淮夷率九夷以伐宗周

命徐子主之徐子得朱弓赤矢自以為天瑞乃僭稱王是欲乘穆王西

狩未歸效有窮氏距河故智也謂之行仁義可乎朝徐三十六國不過

九夷之屬惑于魚帛狐鳴謬相推戴仍是前此附淮夷作亂舉動非以

其行仁義而輸服也楚奉王命致討自知罪無所逃力不能敵而走死

彭城觀其將死之言曰吾賴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蓋悔其不能關

其民何嘗有不忍之意。新莽假仁假義，猶可以風示天下。稱功誦德，彼蚩蚩者誰與辨？此隨之萬數，斷無有如夷齊輩在內也。立廟既有乖于祀典，而廣輿記又載墓在嘉興，不知衢州之有廟，昉于何時？大約因徐姓繁多，好事者附會庀工，以致官茲土者改之于前而新之于後耳。此等題目最難着筆，妙在拏定史中行仁義三字，扯同姓之暴秦相形，臨深為高，便有把柄。因將衢州有廟作兩疑案，隨倒入改作修葺，俱托之達夫追思本原之詞，亦不言其當立不當立，非有渡水不濕脚之才，未易辨也。其銘詞補出，加惠于民，不主于神之意，尤得大體。至于文詞之工，實兼西漢兩司馬之長矣。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

三書丞相以其官最尊不敢總

敘也

名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

魏博

節度使原名興元

八年賜名。○點出廟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也。祖